理学、性理学的思维结构及其逻辑展开

乔清举(南开大学)

本提纲力图描绘出宋明理学以及李朝性理学的思维的逻辑思维线路图或联系的结构框架图，由此看各个学派在其中位置及其发展的逻辑可能性，作为对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思考。大纲只进行粗浅的探索，不提出具体的结论

一、 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的理气心性情论

1、世界是由理与气构成的；理气解决了世界的构成性问题

1.1、 朱子：理："生物之本"、形而上之道；气："生物之具"，形而下之器。

1.2、 理、气截然不同：理气"决是二物"。

1.3、 理的多样性与太极。

1.4、 "理"思想中的一个逻辑矛盾：存在恶之理以及理的中性化。

混乱的自然过程的出现、人间恶的出现，也是由其理的决定的。恶背后的理决定了恶的出现。理可以决定恶出现，逻辑上理被中性化了。"盗亦有道"。

1.5、 理的规范性。

规定自然和社会过程。

1.6、 理的价值性。

理的可取与否，是否被称承认为"应该"的理，取决于人的存在。"可欲之谓善"。

理产生分化，理的价值性出现。

宋明理学所认可的理，都是价值性的理。

2、理气关系

先后问题的三个层次。

① 具体过程中浑然一体。

"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 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② 逻辑在先（冯友兰先生推论语）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 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後！

③ 逻辑在后

"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④ 理具有超越性

合②③，则理是超越的、永存的；就①言，理内在于物。②③与①存在矛盾。

⑤ 超越和内存存在矛盾

超越的理如果存在，是什么方式存在？又，超越的形式如何内在到事物中？这些都理学的一个矛盾；或者说理的内在于超越的矛盾。解决的方式：新实在论：潜存说；冯友兰：不存在而有；金岳霖："道是式——能"。

⑥ 理的超越具有必然性

如果没有理，事物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了，理是事物的规定性，所以必然能够脱离理而存在。如果随理而生灭，则世界就是由气决定的。由此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⑦ 理的规范性在使得事物成为事物的过程中实现。

3、 理气动静问题，世界的动态性问题。

在朱子哲学中，理能动具有必然性

① 理的规范性必须实现，换句话说，理必须决定气，或最终、根本上必须决定气，否则理的存在就没有意义，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

是理的动静问题的根本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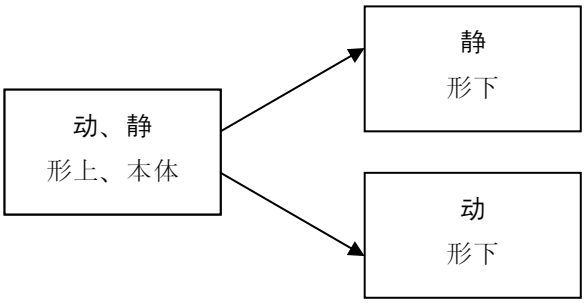
② 理的规范性的实现，是理的动。

③ 朱子哲学中动静概念有两层含义：形而上的动静、形而下的动静。在形而下的意义上，理是不动的："无情义、无计度、无造作"；在形而上的意义上，理是能动的。

周子《通书》谓"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

朱子解释："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则不能通，故方其动时，则无了那静；方其静时，则无了那动。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语则不默，默则不语；以物言之，飞则不植，植则不飞是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

④ 形而上下之动静的关系



⑤ 朱子哲学中理如何动静？

"主"：太极使气运动——太极的本体力量

"生"、"理生气"义之一——太极之本体论地展开

"生"、"理生气"义之二——太极本体—宇宙论地"生气"

"应"、"继"、"行"——理之自我实现

"妙"："神妙万物"——理对于物或物支配、主宰与决定。

道体流行之境界：太极之动静表现于气之动静

		形上	过渡	形下	
太极	动	通	继	始	天命流行、阴阳互根、动静互转
	静	复	成	正	

4、理的规范性的实现，也是其价值性的实现。这是理的本体性力量。

在朱子哲学中，理的动静问题也就是理规范性的实现问题；同时，也是自然的失序（恶）的产生根源的解释问题。

5、**理的价值性蕴含着人。**

没有人，也就没有价值问题。

二、 **人是由理气构成的**

1、 人的理的部分："天命之谓性"、人的气的部分："气质之性"。在现实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混一存在。

2、 气质之性的两层含义

① 与天命之性对应的气质之性

② 气质之为性。这条含义张载哲学中存在

3、 人性可有三种说法：

① 天命之性、善，或价值、人的道德之理、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理

② 存在于气质之中的天命之性。此仍是价值性之理与气的混合存在。

③ 气质本身的运行机制也有其规定性，人的构成的物质性之气的运行功能

4、 人的气质本身的运行机理及其合理性。这一条宋明理学家包括李朝性理学家

似乎没有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5、 价值性的理是理学或性理学的根本，而构成性的运行机制之理则不是。

三、 心的概念的提出、心理关系及四端七情问题的引出

1、 理在人身存在于何处？由此引申出心的概念。

2、 在朱子哲学中，人之心有形气之体、义理之所、虚灵之体三个内容。形气之体指心的物质构成，义理之所指心为性的存在处所，虚灵之体指心的主动性与活动性。

① 理存在于心、为人之性。"性即理"。

② 心本身也是气构成的："心者气之精爽"。

③ 构成性的理与价值性的理未分开。理学讲的都是价值性的理，而事实上还存在构成性的理。价值性的理无法全部统合构成性的理。

④ 从理最终必然实现来说，一切外部现实运动和人的现实活动都归结为理动；从现实过程上看，或形而下的过程上看，一切现实活动都是气动。因为理动或理的实现是不可视的；从心为人身的主宰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心所主宰下的人的活动。至少在社会领域，理的运动是通过人的活动、进一步讲是人心的活动实现的。

⑤ 由此出现：理发、气发、心发三种情况；而从理气统一来看，三者统一在一个过程中。

3、 **道德领域的出现、恶的根源问题及其解决**

① 人类社会中有善有恶。心之所发有合乎理的部分，这是善的来源。那么，不善来源于何处？由此引申出已发未发问题、心性情问题、四端七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四端七情是说明恶的来源，解决恶的存在问题的。

② 在程朱框架体系中，一切都是由理气构成的，理事实上分为价值性的理和运行机制性的理两部分。换句话说，有中性的理存在、有恶之理存在；进一步讲，有"天命之性"和天生之性不同，有的人天生气质偏向于恶的方面，所以大程说"理有善恶，善固性，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③ 但在理学，理实际上有分层，理学只承认价值性的理，性即是价值性，

所以恶的产生，从理发、气发、心发三个层次看，只能在与气相关，即在气的流行或心的已发过程中产生。

4、 **心性情的构成：情：四端七情问题中“恶”的逻辑预留**

① 由上面可知，就人的存在而言，恶是在已发过程中产生的。在朱子那里，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则情是恶产生的范围，当然不必尽为恶。

② 朱子：“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发”为发生于、源自，则四端：理主宰气，七情，气主宰理，可善可恶。

③ 从理气在现实过程中统一的角度看，恶是理气运行的过程中理不能约束气，造成运行过程的偏差；或者说心之已发偏于理。

④ 性情的分离成为一个问题。心统性情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⑤ “心统性情”：“统”若作为主宰，则包含有道德理性或意志的问题。朱子哲学中存在心性统一的因素。这也是其作为儒家、承认学以致圣的关键所在。

四、 退溪、栗谷四七辩论论与朱子的异同

① 四七之辩深化了理学理论，这已为学界所承认。

② 退溪主张“理发气随”者，近乎朱子的理的本体力量的意义，理是能动的。其“气发理乘”则近乎朱子功夫论的思想。退溪实深得朱子学之精义。但理的本体力量的实现过程，换句话说，先天的理和后天的气的合拢问题，乃是朱子理学固有的一个问题。他实际上也继承了这个问题。他没有加以充分说明。

③ 栗谷似于从过程论上说，故主张理气统一、四端七情统一、四端七情都是理与气的统一。其与朱子同处在于强调理气在具体过程上统一，反对理气的间断；而不同处未能认识理的本体性力量，其所谓“发”，偏重在形而下的过程。

④ 栗谷撇开形而上下的区别谈理气统一，在思维方式上反而接近于阳明心学。

五、 对于四七辩论的逻辑延展

1、退溪哲学的逻辑延展

依照退溪的说法、其实也是理学的思路，若要在承认理的本体性力量的同时合拢理气，一个合理的逻辑展开是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理念外化出全部外部世界。这在逻辑上自洽融贯，但无法说明恶的问题。一切都是理之所发者、理，发而流入于恶，亦为理所决定，理出现了分叉：偏离的理、作为本质规定性的理、作为运行机制的理、作为气质之性的理；还有一个对于理的范围扩大的问题，原来不作为价值的东西现在作为价值。

2、按照栗谷的思路走下去，从"心即气"——

理气统一的活动性进一步走下去，是心学的良知论。事实上，黄宗羲就是主张心即气的良知论者。而为了说明恶的问题，栗谷可能会对强调气的不同层次，如精爽、重浊，如他强调情出乎本然而又被"形气所掩"。纯粹的良知论也近似于纯粹理性。

3、理念论、纯粹理性论都会导向价值论：理作为价值是人围绕人的存在而做出的选择和建构；且无法与作为形体的人的相联系，使得儒学成为纯粹概念游戏。

4、纯粹的价值论又有可能导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唯我论。

5、与纯粹建构论相反的是经验论的解决思路，不断地扩大接受气质之性的范围，其实是更为根本的性善论，而与之相反的大天命之性论反倒是把气质之性作为恶，是一种性恶论了。

6、纯粹的经验论无疑也存在弊端，最终恐怕仍然是天命之性和变化气质之间的辩证的矛盾运动，身体现象学似乎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